

雲
間
雜
誌

撰人不詳

中
華
書
局

此據奇晉齋叢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雲間雜誌卷上

明 華亭撰 人關

萬曆壬寅有失風一舟。飄至海岸。乃暹羅國人。人皆偏髻。其船戶尼失由弗多。夷人樂斯竭等四十九人。夷婦阿眉姐等八人。巡撫批發各處守港兵船分養。來年正月十五日。差官馬文憲送至福建軍門。俟有通番便船帶還。適彼國貢使來請。遂與之。方夷婦在舟。與舟卒通。聞已懷妊。後竟不知若何。

嘉靖三十二年。倭奴入寇江南。殘破分宜當國。妄奏寇平。時徐文貞爲次相。其子仰齋入都。將謁分宜。文貞恐其應客差誤。商議兩日夜。始謁分宜。他無所問。惟訊江南倭寇若何。仰齋答云。勢甚猖獗。分宜不憚。文貞知之。率仰齋請罪。始釋然。

朱太史文石。用米二百斛。購何柘湖假山一座。名青錦屏。透徹玲瓏。太史寶愛。移置文園。築青錦亭賞之。太史相館。縉紳某載之而去。不兩月。縉紳又故。青錦屏遂臥草間。後文園屬之徐奉常寅陽。有客適曰。青錦屏乃茲園故物。彼以計得。且今死矣。可取而歸也。奉常忻然。即令人舁歸。不五年。奉常復故。此石不知流落何處。

松江府儀門東狹狹。左足石理隱約有松江府三字。徐師菴中舍喜延方士。偶問一客。搬運之術有之乎。客曰。有。容訪求奉謁。歲餘客果至。持一硃砂符來曰。

公等俱趺坐。焚符當有驗。切不可驚呼。師菴如其言。乃於俞養初家試之。至二鼓。聞屋上有鐵索聲。久之。見火星滿庭。旋入室亂飛。師菴大恐呼童。而火星滅矣。旦視之。室中古錢盈地。

郡西門內有小西湖。徐文貞舊居。正在湖上。嘉靖辛亥。湖中潮涌。忽高丈餘。是年文貞入相。

朱太史文石。生平愛聚古玩。商彝。周鼎。名畫。法書。寶玉。無算。都貯熊祥閣中。太史沒後。夫人陸氏珍藏如故。萬曆壬午七月初。忽白氣一道。從閣上起。冉冉南去。不十日。陸又殞。寶物散盡。乃知是寶玉氣也。

錢文通公築墳。有舁工失期者。公怒詰之。對曰。方在黃廉使墳上取土。故遲耳。公默然。

董幼海爲比部時。論勦分宜。遭廷杖下獄。死而復甦。不勝飢渴。衆畏分宜。不敢進食。忽一人自上呼松江董爺。擲饅頭四枚。尙熱。拾而食之。賴以不死。後訪其人不得。幼海嘗語人曰。某生平無德不酬。獨有此人活命之恩。竟不能報。由今思之。彼何人斯。乃肯冒死爲此。

萬曆庚戌三月廿四日。大雨初更時。滿城聞鬼嘯。似在几席間。比旦。訊之城外及各鄉鎮。皆如之。後又聞嘉興杭州蘇州亦然。

萬曆三十三年。郡東十五保地方。馬生一卵。鍾面溪親往觀之。其大如兩盞相合。中惟清水。而外作青白花紋。

郡西門外採花涇。顧氏有臘梅一株。其來久矣。風清月白之夕。時見一女立樹下。亦不爲祟。殆花神也。國初有一高士。自號全翁。不知其姓名。或云亦係顧宦之後。元季避兵泖濱。耕田讀書爲樂。倪雲林慕其

人訪之。翁但極言好名之失。且曰。君輩得毋山林養望。以爲名高者乎。雲林有慍色。遂辭去。後江南名士多就徵。多不免。人始服翁之高。今聞其裔爲平湖陸氏。甚盛云。

方正學被難。尙書魏觀抄沒其家。憐其無後。密令幼子隨母航海來松。投方門人俞山月。俞令此子冒姓爲俞。後欲贅爲婿。嫌其同姓。遂改爲余。今余氏子孫繁衍二百人。萬歷己酉。督學楊公淇園行下司理。查方氏子孫。命悉復原姓。仍捐三百金建坊祠。改鶴城書院爲正學書院。忠臣有後。理所宜然。莫廷韓曾寫一畫。酷類大癡。徐孟孺彭欽之。張伯復在座。俱欲得。然不能私也。乃各呼盧。伯復得采。欣然取去。

李福達善遁法。改姓名逃至松郡。館於孫雪牕家。衆請觀其法。乃隱身廳柱中。呼其名卽應。又試搬運之術。書一符。焚於廳中。少頃。黃白爛然。復書一符於門。忽一無所見。

林仁甫家鶴城書院之左。萬曆癸巳。潛地得銅印一文。曰鶴城子。古色蒼然。何偶合若此。孫雪居宅在東郊。最稱雅潔。其敦復堂。則旦夕棲息者。中陳古玩彝鼎。真一塵不到處。捐館後。未幾。此堂一邊作甕。一邊牧豬。恐華表之鶴。異日必不集此。

龔全山愷。建言廷杖。每語人曰。汝認得四十御棍打不死的龔御史否。

范叔子濂。著據目抄。直書時事。語侵郡邑。然多風聞。後朱撫臺鑑塘公收繫郡獄。王懷我曰。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范君作據目抄。而貪官污吏懼。衆謂范必死矣。已而械解撫臺。幸不深罪。第云。此後再

不可如此。則足以殺其軀而已。釋歸。無異再生。

楊細林樞爲臨江二守。攝郡篆。午飭偶以銀魚作羹。忽躍出十三尾於几上。楊悉取食之。須臾報越獄大盜逸去者十三人。楊曰。不須錯愕。當悉成擒。銀魚示異。我已盡吞之矣。明日俱捕至。

正德間。吾鄉一大家蓄一古琴。實無奇也。名聞貴公。百計求之弗得。後中以禍始獻之。喜示琴工。工曰。僞也。聲嘶而弗越。乃盛怒。羅織之。至破其家。其人憤死。

倭夷入寇。海上治兵甲。藏兵之室。竟夕聲吼。旗端五鼓時。俱現火光。最異者。華亭縣治試新銃。方裝藥加礮。立庭次。未炸火。忽齊發聲。響震一邑。

張尙書經奉命剿倭。無功。爲趙文華勦奏。未報。張從吾郡出城。城門放炮。炮碎。飛鐵殺其輿人。張竟罹仆鎖之禍。

嘉靖癸丑。倭奴內犯。吾郡久不開鼓樂聲矣。忽南城內一小戶成婚。偶用鼓吹。按院命卽擒解。時吳都憲悟齋公爲郡司理。稟曰。留此一些。還像太平光景。得免捕。

上海沈孝廉某。擢國子學正。夢一囚婦再拜曰。妾名迎春。以冤入獄。乞公釋之。已而丁憂。補任。夢如初。陞汝寧三府。公宴畢。太守謂沈曰。適有婦人迎春犯事。君初政。試一鞠之。沈愕然。道其故。遂白婦冤。計沈夢時。婦尙未獲罪也。

董幼海爲家奴所弑。郡大夫捕諸奴鞠問。無不承服。內一奴駭甚。府公問。額上一斧是汝用手否。奴叩頭。

曰：腰間是小人用手，額上怎敢。

馮萬峯老僕名陳榮，祖遺栗木麵杖，歷四世矣。偶欲洗淨，方置河中，竟冉冉而去，狀如遊龍，急撈之，無蹤矣。陳曰：失杖前二夕，曾覺杖在壁間跳動。

馮南江爲諸生時，貧至徹骨，友人憐之，薦之朱尙書旅溪公，謂一往謁，當得米數斛，可以少濟。公隨往見，據上坐，不少遜。尙書不憚，無斗粟之贈，友人訝云：何不降氣？乃自苦若此。公曰：吾豈以活秀才換彼死尙書邪？未幾登第，拜侍御，以直諫顯。

隆慶三年，盛重之母有心疾，痛不可忍，重之傍徨無計。夢神云：鵝血可療。方夜半，無從得鵝，自念鵝者我也，於是引刀割左臂血，瀝酒進母，俄而樹肉作羹，復啜之，病尋愈。後萬曆二十一年，沈應正亦割股救母，人共賢之。

舊青浦地方一土阜，相傳陸平原墓。萬曆初，墓上時見一金蛇，後被人發其墓，得金簡一，狹而短，金蛇見形，豈爲此耶？陸有身無首，以白金補成，墓中銀器甚富，衆競取之。後聞之官，各抵罪，而黃白亦費盡矣。徐文貞爲首揆，世廟賜佛一尊，着馳驛送歸。時文貞弟鴻臚翠微欲歸，乃啓文貞，卽遣送佛，比至家，用金字大牌，書欽賜馳驛四字，樹堂中。

宜德間，西門外一民家，偶蓄一桃，既熟，巨如甌，以饋隣家杜母。母曰：一樹止生一桃，又特巨，不可食也，却不受。民持歸，共食之。全家死，後掘桃，有巨蛇斗許，盤踞樹下，杜母眞智婦矣。

丐者張二郎，莫知其所自始。善泗水，伏水中，能月餘不食。又蹻捷，不懼死。嘉靖甲寅，倭亂，張應募。方太守雙江公令爲哨探，數泗水入賊巢，得真耗。且時斬倭首以獻，有銀牌犒金之賜。但不受，請歸府庫。犒以酒肉，則受。賊平，論功，應世襲百戶。郡縣加以章服，妻以妓女，却之。惟願乞食。夜則臥巖廟中，嬉嬉無憂色。後方開府江南，訪張，得之，金剛足下，召令領犒金，仍笑不受。與酒肉，則忻然謝而去。

卜者張甲，居北城濠，術甚驗。倭亂時，隣人俱入城避。張卜之云：「賊必不到此。」妻孥促之，不爲動。旣而賊突至西城，去其居僅里許。妻孥哭聲動地，張乃倉皇登舟。舟小人衆，全家覆溺。張死，賊從泖湖去。張所居竟不至。

嘉靖癸丑，倭初至海上，屯下沙鎮，止三十六人，最稱梟捷。操院察公可泉招僧兵百餘人，其首號月空，次號自然。傍賊結營，一賊舞雙刀而來，月空坐不動。將至，身忽躍起，從賊頂過，以鐵棍擊碎賊首。於是諸賊氣沮。後賊埋伏草房中，縛人妻女，令其夫給僧，訛指他路。賊追至，殺數僧，僧遂去。

嘉靖甲寅，倭逼郡城南門外，有登山主橋最高。一倭取板門蔽身，登橋以覘城中。時郡博韓公善射，立女牆，流矢穿門貫骨，倭墮河而死。韓薦陞通府。

佘山宣妙寺佛像極精，僧云：「昔有工來自江右，塑諸像，經歲方畢。諸刹罕儔。後病，僧欲延醫治之，工曰：『我想像憶度，已盡吾神。今此軀殼，安能再生？』竟死。」

吳俗信鬼，人病不服藥，聽巫賽神，費出不貲。雖至破家，甘心無悔。正德末年，路公迎來守松，乃赫然下令。

捕其渠魁得若干人。悉寘之法。餘悉竄出境。由是諸巫日夕咀咒公。後公以美擢去。始戢。

高新鄭當國。與徐文貞有隙。時張按院蔡兵尊承望風旨。思甘心徐氏。凡賣過田產。准許回贖。或加價。波及閩郡。刁訟成風。夜臥不得貼席。民謠云。種肥田。不若告瘦狀。時事可知。

徐文貞林居遯難。鄉民或踵門呼名罵詈。公曰。慎弗校。譬如犬噬人。人豈可噬犬耶。因口占一絕云。昔年天子每稱卿。今日煩君罵姓名。呼馬呼牛俱是幻。黃花白酒且陶情。

徐文貞家居。高中玄脩舊怨。文貞不免驚畏。忽夢一虎嚙其左臂。文貞舒拳擊之。虎隨斃。醒而自喜。知其終不能爲害也。不半載。中玄見逐。

徐文貞居林下。有邑令來謁。誇曰。晚生做了二十餘年舉人。世事也都學得些。徐曰。老夫做了五十餘年進士。一些世事也不會學得。令大慚。

嘉靖己丑七月。吾郡飛蝗蔽天。幸颶風大作。驅蝗入海。遺種在地。得水卽化爲蟹。食稻。有司奏爲蟹災。上海庠友顧某。嘉靖壬午赴試。泊舟唐家墳。霏雨中。見有女子。極娉婷。掠其舟而西。顧凝眸久。女亦回顧。顧叩其何往。曰。將訪外大母。少選當至。晚果來。顧留宿。衣盡解。獨留左襦。未明去。曰。幸相訪於陸花冠家。後訪陸。見一畫像。則其女也。因病左足癰瘍。夫家悔姻。憤死。唐家墳側。則其外大母塋。顧聞之大駭。朱道人松。法名德安。唐行鎮人也。嘉靖甲寅年五十二。已有二子二女矣。始茹素念佛。不解文字。語言樸野。曾於五臺山遇師。得密語。卽不問生事。余山宣妙寺僧無慮。留居寺中。癸亥正月八日。忽覩大光明。

中有二童來迎。因與衆約。六月六日午時。我將坐化。至初三日。卽不食。初五日。就池浴。浴竟趺坐。厥明。僧俗聚觀者約二千人。乃令舁龜至山頂。整衣登山。迅速如飛。向龜拜者三。北向拜天者三。東西向拜大衆者三。乃入龜。至午刻。無塵燕香一握入龜。火起。道人東西舉手作辭衆狀。須臾火熾。燎及鬚髮。猶摩面合掌。端坐而逝。

萬曆三十六年。郡大水。民幾爲魚矣。賴撫臺周公懷魯。請賑請捐。得免溝中之瘠。至今讀其疏。令人酸鼻。眞仁人之言也。通郡士民。作詩文頌之。彙爲帙。名大東輿頌。

嬰方川爲刑科日。奉旨勘問伊藩事。其至戚受賄。公不知也。素慈仁。加刑諸幼。聞其悲號。不覺墮淚。大起物議。左遷。

張宗伯天駿。居東門外三里橋。郡公訪之。時已及午矣。公曰。寒家離城遠。親友至者。必留午飯。然止肉腐而已。老公祖下顧。須宰一雞。幸弗訝其菲。郡公欣然飽去。世兩高之。

沈清婦吳氏。與隣媼何氏善。何密寄百金於吳曰。卽吾子弗聞也。後何遷去。夫婦相繼死。久無音信。吳病革。徧覓何不得。得其子。乃出囊金與之曰。此若母所寄。今歸若。我目瞑矣。其子拜謝而去。

朱旅溪。應對敏捷。在比部時。太平府一同年誚之曰。狀如松江之鱸。卽應之曰。寧作太平之犬。

楊宰雲樓公。最疾上舍貨郎。充役者必追正身。大半被撻。至於酒食腹餘。分犒諸公。尤覺難堪。顧清字書曰。人之所以爲人。藉有此孝弟忠信禮義廉恥。娼家八者全無。故曰亡八。吾輩不敢棄去。孝弟忠信。至

於禮義廉恥。則漸滅盡矣。自命曰亡四。

朱太尊秦菴。居官清正。不屑趨炎。時董幼海建言。謫戍家居。公時加候問。而徐文貞秉國。家奴有犯必懲。文貞欲黜之久矣。會大計。幼海適起爲考功主事。時太宰將以不謹處朱公。幼海大言曰。奈何欲黜良守。太宰曰。此貴鄉徐老生意。公自與講解。幼海曰。姑少待。某卽往矣。隨謁文貞。具道朱公當留。文貞曰。此公有何好處。幼海曰。無論其他。卽其加厚門生。不畏老師。足知其品矣。文貞不得已曰。此貴衙門事。請自裁處。幼海復太宰。朱遂留用。

典客李公中條。講學武林。偶宿湖墅一門生家。夢一卒持帖到門。云晏爺相訪。中條出接。見公黑面多髯。衣冠偉然。交拜而別。及起。則湖墅諸公相率懇中條作晏公廟碑。始大異之。文完。亟往拜。廟去寓所僅數百武耳。

張東海作假髻篇。諷刺時事。當路銜之。出守南安。不得調而終。邵二泉作輓詩曰。張公不作南安守。只說文章止潤身。滿路棠陰棺蓋後。忌公人是愛公人。

萬曆十五年正月十四日。木冰。是日寒甚。雨滴樹上。卽凝爲冰。愈滴愈凝。長約寸許。風動樹錚錚有聲。兩日始消。明年大水。

嘉靖十二年六月中旬。魃魃地方。白日起蛟。禾苗蕩盡。又嘉靖四十年五月十四日。佘山前一起九蛟。水湧丈餘。平地成河。又萬曆二十五年五月廿八日。鍾賈山蛟起。崩西南一角。又萬曆三十六年五月十七

日鳳凰山蛟起張東海墓前倏忽成潭。

萬曆丁未正月迎春之日不知何故訛傳是日大盜入城劫庫郡邑前擺列兵器下春即閉城門究竟無事成化甲辰夏秋間訛言有物入人家遭之者如寐斃或能傷人咸鳴金擊柝驚守遠曙嘉靖戊午八月亦如之訛言狐精將至鄉市皆徹夜鳴鉦又嚴貯水有物過處競以水灑之一着水即倒視之皆剪紙人也踰月始息。

正德庚午九月民間訛言大兵將到居民出走城中幾空至晦日又云兵已至矣婦女有入井死者十餘日始定萬曆丁亥東土訛言倭至海岸男女無不鼠竄入城葉謝渡口四十餘人共一舟舟小人衆至中流覆沒無一生者。

萬曆乙亥四月朔日未刻日食既星斗滿天蛙聲大作閭閻中即有乘搶奪者各家門戶俱閉倭人寇時城東房屋焚燒幾盡至張氏三節坊倭亦舉火內一倭搖手曰好人家也勿火乃知人誠爲善醜夷尙然感化況同類乎。

成化丙午八月十二正午天宇澄霽適空中駕一小舟墜城西董質軒樓上觀者塞道視之乃菱草所結時質軒已病曰此船來載我耶尋卒。

何祠部良博娶宋氏爲諸生時病篤語宋曰吾已矣若善事後人宋號泣即自盡而公病竟愈公感其意終身不復娶。

嘉靖間昇平日久武備甚弛三十一年夏有倭船飄至寶山人不滿百皆飢困吳淞所巡邏百戶偶舉與隊長卞倫率所部欲擒之僅殺一人墮水賊衆持刀奮鬪二人并巡江百戶宋元爵俱被殺賊據上海民家楊氏數日遁去賊知沿海無備遂大舉入寇

上海從無城嘉靖三十二年極受倭焚劫之慘邑里爲墟郡守方公雙江始議築城數月間幸賊不至城遂成

嘉靖三十三年賊首陳義詐投盧參將帳下得入上海城期爲內應會邑人徐某曾被擄義令其搔癢見義左股有一大黑痣後逃歸遇義在酒肆飲酒亟報官擒之驗其左股果有痣卽就戮餘黨皆遁

嘉靖乙卯三月我兵與倭戰於浦東陸家園不利倭酋有衣紅乘白馬者持雙刀衝擊我兵陳瑞挺身獨鬪竟斬之瑞口吻所斬首截浦而洄賊懼乃退

癸丑倭亂時范中方尙居泗涇聞賊至急攜家眷行至陳方橋暫住一大家明日有人來報賊果至泗上中方曰吾本泗上官家賊必問所往安知其不來襲我也明須急行以避之遂連夜西行後知是夜賊果至陳方劫掠而去

董漸川避倭全家住舟中視賊所向以爲趨避一日泊城西呂港涇抵暮心動卽令放舟而南十餘里明日傳言賊焚劫西門外諸大家夜半酣臥陸家墳內去董泊舟之所僅數百武耳

倭亂時郡理悟齋吳公守西南城雨久城裂勢甚岌岌公盡撤官兵僅以箭手數千人與賊相持開府周

公石厓驚曰。兵何寡耶。吳曰。賊見我兵衆。將盛爲之備。寡則疑。疑且退矣。已而賊果遁去。

嘉靖三十三年六月十三日。倭至南倉場。焚燒所造海船。煙焰蔽天。勢將臨城。東門外人擁萬計。求入城不得。哭聲震天。時司理吳公悟齋。大啓門納之。或有危之者。公曰。吾寧以一官博幾萬生靈也。

嘉靖丙辰五月初一日。賊圍上海。積十七日。內外援絕。賊作長梯。置兩輪於下。乘四鼓時。守者多倦寢。賊百餘人。匍匐渡濠。昇梯倚城牆。一賊踰級將登。適城夫楊鈿躍起。登女牆吶喊。賊從下以鎗截之。鈿墜梯上。賊亦墜。於是城上炮石如雨。賊退而涉濠。會潮大至。賊溺死濠中者六十七人。皆披重鎧。持利器。頭大於斗。口圓而小。色黝黑。知爲眞倭。其精銳盡於此。

倭人寇時。總臣張公有親兵取人一縑。郡司理吳公悟齋鞭之數十。張怒。讓吳。吳不爲動。徐對曰。公用兵以安民也。忍庇兵殃民乎。張愧而止。

孫省祭名鏜。莒州人。習騎射。負氣不羈。商吳越間。嘉靖甲寅。倭亂吾郡。廣募勇士。孫倡義而來。願戮力殲寇。及輸已貲助軍餉。郡侯方公雙江壯之。參政翁公見海試之藝。驟張超乘。趙捷無倫。所佩雙刀。衆莫持舉。會兵憲任公爲賊所竄。諜者告急。翁公卽以孫往。孫望見疾呼。馳冒賊圍。脫任於難。不無輕敵心。亡何。賊黨西渡泖澔。孫突出賊後。逆戰竟日。矢盡弦絕。後援不至。還至石湖橋。遇伏被刺死。時年三十四。

瓦氏者。女帥也。調至松。婉身纔四日。聞夫與倭戰被圍。曰。必須親往。乃握雙刀。乘馬殺入重圍。翼夫而出。

已而回首。夫又被截。復轉鬪。竟救夫歸。

倭亂時。撫按令傍海居民。各自團兵禦敵。獨十五保盛太學紫亭一枝。號盛家兵。最稱無敵。有家奴盛廉者。果敢善戰。又有所募卒名邵搭辣胡。每飲酒。傾一尊。卽赴敵。嘗滾入倭營中。殺三酋而歸。紫亭積功。至世襲百戶。願改文階。乃爲青州三府九年陞提舉。

倭亂時。南匯所城中有李三兒者。驍勇善戰。共殺十餘倭。倭亦必欲殺之。然三兒恃勇輕敵。一日立城之。睥睨大叫曰。李三兒在此。敢來戰否。於是倭奴取鳥嘴銃七把。一時同發。三兒被傷死。次日覓貌類三兒者。仍立睥睨叫喊。倭置若不聞矣。其姪震瀛公。時方十六歲。具呈尙代巡仰山公。爲三兒乞恩。尙奇之。試文一首。甚稱賞。送入衛庠。後登科甲。

徐長谷云。倭刀犀利。可制者惟大片毛竹拒打。其刀必折。此朱倭制馭徐倭之說也。述告備倭者。

雲間雜誌卷中

徐長谷善觀天文。嘉靖癸丑，倭亂。六月初三日之初昏，南天赤氣布滿。辰方忽見蚩尤旗。長谷次日作書達方郡守云：蚩尤之下，天罡主之，理當大戰。南匯嘴正當郡東南隅，若韓公果是日合戰，必勝。蓋今之癸丑，歲星在辰，歲之所在，戰伐必克。昨爲戊子日，戊爲我，子爲彼，赤氣生戊土，而辰拘子水，此戰賊必破敗。是日酉時報至，果戰勝，賊盡散去。如長谷言。

陳汝同，景泰初爲翰學。閩人梁編脩，誣語家人曰：交遊中惟松江陳汝同心地好，且有家法。吾今病已甚，孤子女可托也。陳敬諾。及誣卒，陳經紀其家事，無不曲盡。嫁其女，得松人黃瑜。後參閩政，竟以梁之喪歸其鄉。

南匯所一人，擄於倭二十年，墮身娶婦。遇便舟，挾婦歸。前妻尙在，伉儷復合。因棄倭婦，行乞於途。倭婦無他能，惟造酒。一日夜即可飲，人鄙其丐，不傳其法。

徐南湖，父病瘍甚劇，公徒跣風露中，覓醫藥不得，向天大泣。夢神語曰：八角井有金絲草，可爲膏治之。得之，果立愈。

西僧利瑪竇，作自鳴鐘，以銅爲之。一日十二時，凡十二次鳴。子時一聲，丑時二聲，至亥則其聲十二。利師同事之人郭仰鳳，住上海時，上海人倣其式，亦能爲之。第彼所製，高廣不過寸許，此則大於斗矣。